

葡萄牙文学丛书

失落的爱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 著
王 全 礼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葡萄牙文学丛书

失 落 的 爱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 著

王 全 礼 译

主 编：安东尼奥·夸德罗斯

副主编：林一安

编 委：王全礼 孙成敖 许铎

安东尼奥·夸德罗斯

陈凤吾 林一安

张维民 范维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1992

前 言

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是葡萄牙19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在葡萄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的坎坷生涯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1825年出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小贵族，母亲是平民。他的童年十分不幸，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山后省雷阿尔镇和沙马尔丹村的亲戚家。他的启蒙教师是两位神甫和他当医生的姐夫，他跟着他们学习古典葡萄牙语、拉丁语和宗教文学。田园生活使他对当地的农村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后来的作品中的许多角色都是根据他所熟悉的人物塑造的。1841年，他同一位名叫若阿金娜·佩雷拉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但婚后不久即分手。他们生有一个女儿，五岁夭折。1843至1846年，他先在波尔图后到科英布拉学习医学，但都未完成学业，即使如此，这段时间的学习使他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药学和病理学知识。

在他同若阿金娜·佩雷拉离婚之前，他在雷阿尔镇将一名女孩帕特里西娅·埃米莉拐骗到波尔图，并同她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又抛弃了她，为此他吃了官司。1848年起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波尔图定居下来。那时吉查尔德咖啡馆是浪漫派青年进行文学聚会的场所。于是卡米洛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当时正是反对卡布拉尔统治运动高涨时期。卡米洛写了不少反对当局和宗教的讽刺文学作品，以及他的处女诗作和最初的几部小说。当时他的一部剧作《休达的圣奥古斯丁教徒》使他名噪故里。后来他爱上一位巴西财主的妻子安娜·奥古斯塔·普拉西朵，从而引发了一场宗

教危机。这次事件几乎使他精神完全崩溃，最后出于无奈，只得进了波尔图神学院。但是他在那里只待了两年，即1850至1852年。1852至1853年他曾同专制主义报刊和宗教报刊合作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即同他们决裂。至1859年，他已发表多部著作，在葡萄牙小说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了当时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们的认可。这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更使他的声名狼藉：首先，安娜·普拉西朵离开丈夫来到里斯本同他一起生活，闹得满城风雨，再加上他当时经济拮据，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现在又因法院穷追不舍，这对恋人不得不东躲西藏。最后两人还是相继被捕，被关进了波尔图地方法院的监狱。卡米洛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狱中翻阅了有关档案。1861年他们被赦免出狱。1862年他发表了他的名著《失落的爱》，他的文学生涯达到顶盛时期。

1864年，他们到圣米格尔·德·塞依得定居，住处是安娜·普拉西朵前夫所生的儿子接受的遗产，卡米洛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长的一幕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困扰作家的财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不得不为糊口而拼命写作。然而悲剧还是不断发生。他和安娜·普拉西朵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精神病，另一个无能，最后靠连蒙带骗为老二娶了一个富家小姐才使生活有了着落。卡米洛此时正处在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以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许多平民的形象和资产阶级人物。他的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米纽地区的口头语言，以活泼的文风，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赢得了广大读者。但是此时他已预感到，作为一位实实在在的小说家，他将被人所超过。首先是茹里奥·迪尼斯，后来是埃萨·德·克罗兹。为了谋生活，他不停地写，甚至连一点闲暇都没有。许多家出版社都向他索稿，有的要他写带宗教色彩的伦理作品，有的建议他写历史题材，有的则希望他写带刺激性的离奇故事。即使如此他也无法摆脱经济困境，1883年，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当然，他的一生也不乏荣耀：堂佩德罗国王曾亲自前往狱中探视他；卡斯蒂略和其他一些批评家曾把他捧上了天；他曾被封为子爵，如

此等等。1888年，他同安娜·普拉西朵的婚姻合法化，但是他疾病缠身，精神上受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困扰使得这位天才作家受到严重的刺激。1890年他双目失明，当他得知恢复视力无望时，便用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卡米洛的写作题材非常广泛，除小说外，他发表过诗集《启示》（1852）、《一本书》（1866）、《生命的晚霞》（1876）等；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文学鉴赏大纲》（1866）、《葡萄牙文学教程》（1879）、《圣米格尔·德·塞依得的晚餐》（1886）等；杂文集《两个小时的阅读》（1861）、《挖掘废墟》（1868）、《马赛克与丛林》（1869）、《不眠之夜》（1875）、《麻醉剂》（1884）、《玛莉娅·达·芳特》（1885）；剧本《休达的圣奥古斯丁教徒》（1848）、《祝福的眼泪》（1862）；故事集《十二桩幸福的婚姻》（1861）、《拉梅戈的夜晚》（1863）等。除此之外卡米洛还有许多译著。

卡米洛的小说生涯可以从1848年算起，虽然他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习作式的尝试。这些小说都是刊登在当时的《人民回声报》和《民族报》的副刊上。小说的题材大多是描写浪漫派青年在精神上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例如《复仇者的最后一次胜利》、《骨骼》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也都是浪漫派小说家笔下的典型模式：瘦高身材，被社会腐败所引诱，勾引妇女然后把她们遗弃，或者是一个姑娘在其严厉的父亲威逼之下嫁给一个平庸但富有的男人，最后疯癫、死于痨症、饮恨自尽或成为杀人犯。

1851年，卡米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书——《被逐出教门的人》，据说这部作品是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的启发下写成的。1886年，卡米洛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泥泞的火山》。卡米洛一生留下了百余部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创作阶段：

创作初期。卡米洛的作品明显地受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有夸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譬如《被逐出教门的人》、《里斯本的奥秘》、《迪尼斯神甫的黑书》等。

19世纪50年代中期。此时卡米洛的文学风格基本形成。他的

系列作品《现代舞台》(1855—1856)从题目上看颇有点巴尔扎克作品的味道,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这类作品还包括:《幸福在哪里?》、《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吉列梅·多·阿马拉尔纪事》等。

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许多小说中爱情的情节更加曲折,节奏更加明快,既运用了他惯用的讽刺手法,也包含有爱情理想主义的成分,还间或加上一些注释说明。例如《主教的女儿》、《主教的孙女》、《河口景观》、《心、头及胃》、《失落的爱》、《幸福的爱》、《一个天使的堕落》、《一个富有男人的罗曼史》、《康达尔的疯女人》、《科尔多瓦山的巫婆》、《莉卡迪娜的画像》、《命中注定的女人》等。

70年代中期前后卡米洛的创作进入晚期。虽然理论上他仍然把现实主义看作绘写人类堕落的图景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他已吸取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该如何归纳分类的最佳方式来观照生活,而且他创作初期运用的一些成分又重新出现在作品里,特别是在一些根据某些出版社的意图创作的作品中。当然这种情况在前几个时期也有。他的小说中有过于晦涩的伦理主义东西,也有空洞的“社会”博爱。例如《好与坏》、《咖啡馆的秘密》等。另外他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写得扑朔迷离。

卡米洛的爱情小说尽管每一本都内容不同,但往往贯穿一条主线和许多必有的成分。这些作品的风格、节奏、思想倾向、人物心理可以截然不同,但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爱情信念”。他总让男子面对阻碍实现其个人愿望的社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斗争精神;对于女性,他总是赋予她们一种高尚的品德(通常都形同天使,偶尔也有恶魔式的女性)。

《失落的爱》是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小说出版后不久即不断再版,连作者本人都不曾料到。据说这本小说是用15天的时间完成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书中一对青年恋人由于父辈们的恩怨成见而不能结合,他们为冲破家庭设置的障碍不惜以死相争,男主角西蒙终因杀人罪被判绞刑,后改判流放印度,死在流放途中。

而女主人公特莱莎则被无情的父亲关进修道院，受尽精神折磨，抑郁成疾，死于修道院内。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之间并无太多直接交往，主要靠书信往来交流感情。通过西蒙和特莱莎与各自身边人物的精彩对白，作家既刻画了人物性格，也表现了他们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决心。

这部小说是根据作者一个本家叔父的真实经历撰写的。西蒙·博特略这个名字也是作家在波尔图入狱期间从监狱的花名册上查到的。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实有其人，而且用了真名实姓。从玛莉亚娜、若奥·达·克鲁斯这些难忘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塑造群众人物，揭示他们纯朴的感情的非凡才能。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葡萄牙的这位著名作家还比较陌生，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中葡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我相信将会有更多葡萄牙文学家和他们的佳作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译 者

1992年11月30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前 言 王全礼 I

失落的爱 [葡萄牙]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作
王全礼译 1

引言

在波尔图地方法院的档案室里，当我翻阅以前的卷宗时，在1803年至1805年的在押犯案卷的第232页上，看到了如下一段记载：

自称西蒙·安东尼奥·博特略，单身，科英布拉大学学生，里斯本市人，18岁。父亲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母亲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卡尔德劳·卡斯特洛·布兰科。被捕于维塞乌镇作案现场。中等身材，圆脸，栗色眼睛，黑头发，黑胡须，身穿蓝粗呢夹克，斜纹布坎肩，黑白条纹的裤子。

记录人：菲利普·莫列依拉·迪亚斯（签名）

在这页记录的左侧注明：

于1807年3月17日流放印度。

如果我认为18岁的青年遭到流放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揪心，那也不算过分高估了读者的感情。

18岁！那正是旭日东升风华正茂的年纪！洋溢着蓬勃朝气的心灵尚未梦想累累硕果，还陶醉在百花的幽香之中。18岁！那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从家庭的关怀，母亲的拥抱，姊妹的亲吻到接受一位妙龄少女含情脉脉的抚爱。一朵鲜花正向着他开放，一枝像他一样成熟的，散发着一样芳香的花朵，也处在同他一样的

年华！才18岁！……就要远离祖国，远离心上人，远离家庭！从此，再也看不到葡萄牙的天空，再也没有自由，没有兄弟，没有母亲，再也不能复出，丧失名誉，没有尊严，没有朋友！……多么悲惨的生活！

男性读者一定会感到凄伤，而姑娘们，只要你向她们提起这位18岁青年的故事，那怕是只言片语，她们也会泣不成声！

他爱过，失意过，最后在爱中离开人世。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心地善良的，甚至天生就富有神圣的怜悯心的女读者听了这个故事岂能不哭干眼泪？！我的女读者们，所有不幸者的最亲切的朋友，当她们听到这个可怜的青年人，只是因为爱上了将他从充满纯洁无邪的欲望的酣梦中唤醒的第一个女人而失去了荣誉，失去了恢复名誉的机会，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姊妹，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切，岂能不痛哭流涕？！

哭吧，哭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对你们说出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并加以精心描述，让你们读起来既有悲伤之情，又有敬重之意，同时也有满腔怨恨。怨恨，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怨恨不知是否会得到原谅，或者我最好是就此搁笔，放弃写作，既然这个故事会使我厌恶那些生性冷酷的法官，以及他们的那些判决。而我主张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名誉担保，既要反对人们的虚情假义，也要反对他们自己的蛮不讲理。

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德·麦斯吉塔·依·麦内塞斯，是山后省雷阿尔镇最古老家族的世袭贵族。1779年曾任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同年与一位宫廷女官堂娜丽达·特莱莎·玛加丽达·普列西奥莎·达·维加·卡尔德劳·卡斯特洛·布兰科结婚。她的父亲是一名骑兵上尉，爷爷安东尼奥·德·阿泽维杜·卡斯特洛·布兰科·帕雷拉·达·席尔亚，官居要职，当时曾因撰写过一部宝贵的兵法而显赫一时。

这位在里斯本闯荡了十年的外省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情场上一直不甚得意。为了追求漂亮的堂娜玛莉娅一世，不惜耗尽他的钱财。多明戈斯·博特略其丑无比，最后终因财力不济，只好娶了一房门户相当的非长女姑娘。他在杜罗省的财产总共不超过三万克鲁扎多，女方的嫁妆也寥寥无几。不过他不无聪明，大学里，同学们曾为他起了个绰号“钻头”，至今在雷阿尔镇还有人提及，不管是好意还是坏意，钻头和玉米面饼葡萄牙文发音相近，同学们觉得他的粗犷正是因为他家乡多吃了几年玉米面饼所致。

不管怎么说，多明戈斯·博特略总应该有点什么特长。是的，他有。他是一位出色的长笛吹奏手。那时候他的笛子在科英布拉是首屈一指，他曾经在那里靠吹笛子维持了两年的生计，因为当时他父亲为了挽救另一个犯有死罪的儿子，家境入不敷出，只好中断了每月供给他的费用。

1767年，多明戈斯·博特略大学毕业，前往里斯本宫廷法学院深造。这个学院是那些希望涉足法官生涯者的必经之路。那时候，多明戈斯的父亲费尔南·博特略在里斯本颇有声望。他曾投

靠过阿维罗大公，因此，在1758年刺杀国王的未遂案中几乎命归九泉。后来这位地方豪绅被洗清了不白之冤，走出了荣克依拉地牢监狱，并得到奥埃依拉斯伯爵的赏识。因为他参与审理了公爵家族同波尔图彭扎丁的平托·科埃略家族的一场官司，致使公爵家族胜诉。说起来这场官司的争执滑稽可笑，却闹得满城风雨。事情的起因是这位波尔图的富绅拒绝把女儿许配给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尔瓦略的儿子为妻。

我对笛子演奏一窍不通，但这位大学生笛手的吹奏技艺颇受堂娜玛莉娅一世和佩德罗三世的欣赏。这位笛手大概常常扮些怪相来取悦王后，有时候甚至做些滑稽可笑的动作使他的表演出类拔萃。毫无疑问，多明戈斯·博特略经常出入王宫，并从王后的钱包里得到过丰厚的赏金。这笔钱使得这位对地方法官职务梦寐以求的追逐者忘乎所以，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在乎什么司法部长，倒是这位部长多次收到了推荐他为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的请求。

显然，他敢于向宫廷女官大献殷勤，不是像路易斯·德·卡蒙斯或者贝尔那丁·里贝罗那样咏诗作词，而是用他那土里土气的散文来表达爱慕之情，软化宫廷女官的铁石心肠，并取得王后欢心。“麻博士”——这是当时多明戈斯·博特略在宫廷里的尽人皆知的诨称——终于如愿以偿，同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结了婚。丽达美貌绝伦，即便是到了50岁上，其美貌也会不减当年。她没有别的嫁妆，可以说她的嫁妆只是祖辈上的一些名望，他们当中有主教，也有将军，其中一位在我也说不上名字的摩尔人地区被下了油锅。当然这也是一种光荣。说光荣有点热昏头，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位被下油锅的将军的后代们的名字上常常被加上“卡尔德劳”（意为“大锅”——译者注）的称谓。

宫廷女官同丈夫的生活并不美满，她经常怀念宫廷生活，总也忘不掉宫廷的富丽堂皇和情人们对她的美貌的追求。这一切都因为当时顺从了王后的意愿而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种不协调的

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生儿育女。她先后生下了两男三女，长子曼努埃尔，次子西蒙，长女玛莉亚，次女安娜，最小的女儿用了她母亲的名字，而且也像她母亲一样漂亮。

这位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 1786 年曾在里斯本阿茹达教区活动以图谋取更高的职位；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次子西蒙降生人世。他不停地为增加自己财富用尽心计，最后终于被派往雷阿尔镇实现了晋升的愿望。

在距离雷阿尔镇几公里的地方，镇上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他们的同乡光临。他们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坐轿，坐轿上悬挂着家族的徽章。科列亚·德·麦斯吉塔家族的徽章式样是古老的，但是仆人们的装束却破破烂烂，混在人群中的确有伤大雅。

堂娜丽达远远望见一排坐轿，扶了扶戴在右眼上的金框眼镜，问道：

“我说麦内塞斯，那是些什么人哪？”

“都是些朋友和亲戚，来迎接我们的。”

“在这个山区，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世纪？”宫廷贵妇又问了一句。

“什么什么世纪？！当然是 18 世纪，就像我们在里斯本一样。”

“啊，是吗？我还以为这里的时间停留在 12 世纪……”

丈夫觉出了她在取笑这种场面，这种场面也的确未让他脸上增添光彩。

费尔南·博特略，地方法官的父亲走到欢迎人群的前边，伸手扶住正从轿上下来的儿媳，并把她带到自家坐轿上。

堂娜丽达不注意岳父的脸，而是带着眼镜盯住了他那钢制的皮带搭扣和口袋上的链子。事后，她对人说雷阿尔镇的贵族比里斯本的送煤工还脏。她在坐进丈夫家的坐轿之前，还一本正经的问道，坐这种老古董会不会出什么麻烦。费尔南·博特略向儿媳解释说，他家的轿子还不到 100 年，拉轿子的牲口也不超过 30 岁。

她对当地这些古老贵族的欢迎礼仪——这种礼仪是从该镇创建者堂迪亚斯时代一直沿袭至今——的高傲态度使得欢迎行列中的一些年轻人（12年前他们都还健在）事后对我说：“我们知道她是堂娜玛莉娅一世的女官，但她那种高傲劲儿好像她自己就是王后似的。”当欢迎人群到达阿尔蒙德纳教堂时，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堂娜丽达对丈夫说，用钟声来接待宾客可真是既轰轰烈烈，又不用花钱。

他们在费尔南·博特略家的古老宅院门口下了轿，这位宫廷贵妇瞥了一眼这所深宅大院，自言自语地说道：“对于生长在马法拉和辛特拉，或者本珀斯塔和凯鲁斯的人来说，有一所这样的住宅可真是太棒了”。

几天之后，堂娜丽达对丈夫说，她害怕被耗子吞食掉，这个家就像一个老鼠窝，天棚也快要塌下来了，墙壁冬天也不能御寒，丈夫总不能眼看着娇嫩的、习惯于宫廷舒适生活的妻子活活冻死吧。

多明戈斯·博特略终于被娇妻说服了，并动手为她建造一座小宫殿。但刚一动工，他就感到他们的钱财尚不够建造地基，于是他给王后写信并因此得到了一笔慷慨的资助，使这所宫殿式宅院得以竣工。窗外的阳台就是这位寡居王后给她的宫女的最后一笔馈赠。可以看出，这种赏赐实际上是堂娜玛莉娅一世丧失理智的证明，虽然至今未曾公开证实。

多明戈斯派人到里斯本雕刻了石碑纹章，然而堂娜丽达坚持要把她家的徽章也刻上去。但是已经晚了，因为石碑已经运了回来，法官不可能再花一笔钱去办此事，而且也不愿意惹得常常以自家的徽章自豪的父亲的不快。最后这所小宫殿没有安置家族徽章，堂娜丽达又占了上风。

地方法官在当地有不少显贵族亲。夫人的傲慢甚至在省里的要员面前更加变本加厉。堂娜丽达有不少表兄弟，有些人满足于当她的表兄弟，而另一些人则是妒嫉她丈夫的运气。不过每当她

戴着眼镜高傲地，带着瞧不起的神情看某人的时候，就连最胆大妄为的人也不敢直视她的脸庞。所以有人说，丽达·普列西奥的眼镜是她贞洁的最有警惕性的哨兵，这一点也不奇怪。

多明戈斯·博特略心里明白，自己的功德绝不能满足妻子的心愿，醋意曾经使他不安，但是他克制住了，深怕丽达发觉自己的多疑而感到屈辱，这对她会是一种伤害。这位葬身在摩尔人油锅里的将军的孙女对她的表兄弟们不屑一顾，但他们为了博得她的好感，梳妆打扮，穿戴讲究，骑着名贵的坐骑，招摇过市，摆出一副乡下绅士们不曾见过的骑士风度。

然而，地方法官对于这些都不以为然。对他折磨最大的是他的那面镜子。他承认自己长得太丑陋了，而丽达则像一朵鲜花一样越来越漂亮，这使得他更加心烦意乱。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丑陋的丈夫和美貌的妻子之间感情始终不渝的例子。有一件事例总是在折磨着他的记忆，尽管这只是个神话故事，但对他来说确不尽然。这就是维纳斯同火神的婚姻。瘸腿铁匠为了捉拿奸夫奸妇这两个天神而编织的大网常常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而那位丈夫的耐性也使他感到吃惊。他曾暗自思量，那怕是真的揭开了这张背信弃信的面纱，也用不着埋怨朱庇特，更用不着对丽达的表兄弟们设置捕鼠器。至于路易斯·博特略的那种曾经把一名少尉军官打倒在地的手枪则到处都可以弄到，但地方法官在理解王国法典方面显出高人一筹的智慧。

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地方法官终于凭借着亲朋好友的提携，弄到了比他的期望更为优越的职位，他被任命为拉梅戈地方的供应处长官。丽达终于离开雷阿尔镇，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怀念和人们对她那种高傲、美貌和典雅风度的回忆。她的丈夫也在那里留下了至今尚在流传的笑料。为了不使读者生厌，我只讲其中的两件事。有一次，当地一位农民送给他一头小母牛，为了避免小牛走失，他把老牛也牵来了。多明戈斯·博特略让家人把两头牛都拴进自家的牲口棚，并且说道：

“对，嫁女儿是得把当妈的也陪上。”还有一次，有人为他送来一盘馅饼，托盘是件昂贵的银器，这位法官把馅饼分给孩子们之后，让家人把银托盘收藏起来，还对别人说，他收到一份只值十块钱的馅饼，简直是嘲弄人，但装馅饼的那只托盘的确不错，馅饼只算是陪衬。直至今日，在雷阿尔镇，每当发生类似事情，当地人就会说：“那家伙同‘钻头博士’是一丘之貉。”

对于供应处长在拉梅戈的生活细节我了解不多，只是风言风语地听说一些。堂娜丽达对那个教区的生活感到厌倦，威胁丈夫说要带着五个子女去里斯本，如果他再不调离这个可恶的地方的话。看来，常常以先王在此登基而感到自豪的拉梅戈的地方贵族对宫廷贵妇的这种自负甚是厌恶。他们对博特略·科列亚·德·麦斯吉塔家族的某些人所不齿的德行进行调查，终于发现他曾经在科英布拉靠吹笛卖艺混过两年。

1801年我们发现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德·麦斯吉塔成了维塞乌地区的司法长官。

大儿子曼努埃尔已经22岁，正在法学院读二年级。西蒙只有15岁，在科英布拉攻读人文学科。三个女儿成了母亲的掌上明珠。

大儿子给父亲写信，抱怨他再也无法同弟弟一起生活了。他为弟弟那种暴虐的脾气提心吊胆。他对父亲说，他越来越觉得生命受到威胁，因为西蒙用买书的钱购买了手枪，并且纠集学校里出了名的捣蛋学友晚上上街寻衅闹事，骚扰市民。地区法官对儿子西蒙大胆妄为甚感吃惊。他对忧心忡忡的妻子说道，这孩子的样子和脾气有点像他的曾祖父保罗·博特略·科列亚，他曾经是山后省首屈一指的勇夫。

曼努埃尔对西蒙的肆无忌惮愈加害怕，于是假期未到他便离开科英布拉回到维塞乌镇向父亲抱怨，并请求父亲为他安排个别的什麼差事。堂娜丽达希望儿子成为骑兵士官生。于是他离开维塞乌镇前往布拉甘萨。他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贵族，成为士官生该不成问题。